



44196 馬福山

工作小組編撰

馬福山，四川南充人，1953年在台灣南投出生，家中有兄妹各一，他是次男。他個兒不高，長相俊俏，臉上永遠洋溢著青春的氣息，是個渾身是喜、渾身是勁的小伙子，有個暱稱「小馬哥」。馬福山的父親早年投身軍旅，母親是河北薊縣人。剿共作戰時，父親隨部隊各處征戰，途經河北，在兵荒馬亂中遇到了馬福山的母親，後來成親，一起轉進台灣。抵台後響應政府解甲歸田政策，成為第一批參與屯墾的老兵，落腳於南投埔里後山。

由於資源稀缺，雖落腳南投，但沒有居所，只能向山上的寺廟借宿，離寄籍的榮家有一段距離。每回下山到埔里榮家領取口糧、藥物，來往途程都需數個小時，生活備極艱困。之後，在同氣枝連的難兄難弟大家相互幫助之下，在山裡用竹子蓋了一間房子，才算有了屬於自己的住所。1957年前後，全家五口遷移至高雄燕巢，馬父轉至燕巢榮民之家掛戶就養，每月按時領取口糧。再後移居岡山，開了家麵食小館，自給自足，勉強糊口度日，養活一家人。

馬父軍人本色，管教子女甚是嚴厲，馬福山兄弟倆小時候挨過不少鞭子，也端正了品德，沒啥不良嗜好。馬母是位標準的中華婦女，相夫教子、吃苦耐勞，無怨無悔。馬福山自幼就不愛讀書，惟聰敏慧明，就讀岡山小學、岡山初中，學業成績保持中上，一切正常發展，也沒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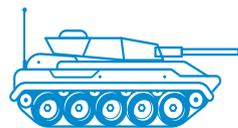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留下太多的回憶。1975年官校畢業前夕，他為自己的前半生整理彙編了一本相簿，對那段時間他是這樣描述的：「我的童年，那是一段懵懂無知的日子，

面臨家中經濟最苦之際，父母為著生活忙，我雖然沒有聞到『痛苦』的氣息，也沒有常被『快樂』圍繞」。這大概也是吾輩老甲共同的心聲。

1968年8月，報考軍校是他邁向自我人生的一大步。初中畢業，他為了減輕家中負擔，同時也心儀岡山街頭軍校學生的颯爽英姿，決定以軍



從預備班時期就展現出對裝甲兵的興趣



初進軍校的青澀少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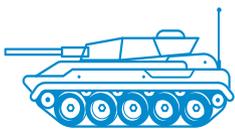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人為職志，報考陸軍官校預備學生班。他如願進入了預13期，三年預校生活，結交了郭健然、呂丁航等摯友，假日揪伴郊遊行旅，暑期結夥中橫健走，不亦樂乎。官校二年級結束前，要選兵科，他毫不猶豫地簽下了海軍陸戰隊裝甲兵科，加入了甲兵一族。

總結預校三年加官校四年，七年之間讀書學習，踏青健行，快樂的心情，如魚之得水，彰顯在他的相簿中。他是這樣記述自己的感覺：「預備班時代，那是一段思想飛躍的日子；好榮耀，跨進了此門，成為黃埔子弟中的一員。」興奮、愉悅之情溢於言表。

1975年8月陸軍官校畢業，到海軍陸戰隊報到。依陸戰隊的規定，初任官先派赴龍泉新兵訓練中心任排長職4週，瞭解新兵基礎訓練的實

況。之後赴陸戰隊學校接受專長職前分科教育2個月，結訓派陸戰99師戰車營報到。先後經歷排長、副連長、連長等基層職務。交掉連長後，到陸戰學校任少校教官職。馬福山性情開朗，古道熱腸，樂於助人。1983年底，島內舉辦年度師對抗演習，由該年班的陸軍指參學院學員擔任裁判官。時任紅方裁判長的是吳招有少將，馬福山擔任他的參謀。同學陳逢源奉派擔任步兵營裁判官，想要更換為戰車營裁判官，請馬福山幫忙。馬福山欣然安排引薦吳裁判長，但因涉及整體佈局，並未獲得吳的同意。

馬福山的家庭狀況並不理想，甚至可以用很糟來形容。他於1979年結婚，夫人是林園人，婚後在高雄楠梓購屋定居。但惡運連連連續而來，夫人接連生了3個女兒，大女兒重度身障，在那個沒有健保的年代，醫療費用幾乎耗盡了家



與郭健然同學合影留念

中大部份資源。

不幸的是，馬福山的大哥也僅有三個女兒，馬家傳宗接代、延續香火的問題浮上了檯面。馬母是傳統的中華女性，就商請小媳婦務必要再生一個男丁。考量當時的環境，小馬夫人肯定是極度不願意的，自此家庭和睦難再，糾紛迭起，甚而造成家人間的嫌隙。最後馬母承諾若再生一子，所有生養費用皆由馬母負擔，並交馬母扶養帶大。小馬夫人硬拗不過，只得勉為允諾。真可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我們可以想像，此時的馬福山夾在母親與太太之間，是如何的煎熬度日。1993年馬福

山終獲一子，馬家倆老喜悅之情可以想像，也如約將馬福山幼子帶回撫養。

馬福山於1986年6月1日退伍，未達終身俸年資，領取一次退伍金。據了解，生計是他早早離開軍職的主要原因，退休後在左營榮車中心服務。他大女兒重度身障，委由公家特殊教育機構托管，雖僅需付些餐費，但終難相聚相依。兒子馬健言從小隨奶奶在岡山居住，隔代撫養，又是獨苗，倍受爺奶溺愛。恃寵而驕，任性乖僻，無人能管，不讀書、蹺課成為常事，每日和朋友混跡於廟會陣頭八家將。幸好，馬福山大哥從事建材搬運，就帶著侄子隨車工作。

後來馬福山的大哥因病亡故，無法再帶著馬福山的兒子工作。好在關係還在，馬福山於是花錢買了一部小型貨車，供兒子作搬運建材之用，作為維生工具。他的兒子如今已33歲，尚未結婚，惟生活已漸趨正常。馬福山的父親在75歲時離世，母親如今95歲高齡，年長行動不便，現居於梓官宏鑫護理之家，由馬福山胞妹負責照顧。



和同學合影



學生時期的馬福山也是運動健將

2019年暗黑之日悄悄地降臨在馬福山身上，7月19日他突然覺得腹部疼痛，前去左營海軍醫院檢查。醫生診斷，發現腹部有膿包，需要住院進一步處理。後經藥物治療，病情稍有起色，便即出院休養。未料8月9日病況轉趨嚴重，他不敢大意，赴高雄榮總檢查。醫生初步判定，腹部有血塊，狀況很不好，需再次住院處治，動手術檢查是否有腫瘤。至8月11日，病況急轉直下，生命垂危，送進加護病房急救。

在生命彌留之際，他心中念茲在茲的是惦記著他的母親，在他給胞妹的Line對話中無奈地說道：「我快死了，以後媽媽就靠妳照顧了。」這是他最後的遺願。9月19日小馬哥走了，滿懷的遺憾與不捨。生命無常，沒料到他就這麼匆忙地走完這一生坎坷的旅程，留給後人不盡的感傷與哀思。



與好友郭健然呂丁航攜眷聚餐